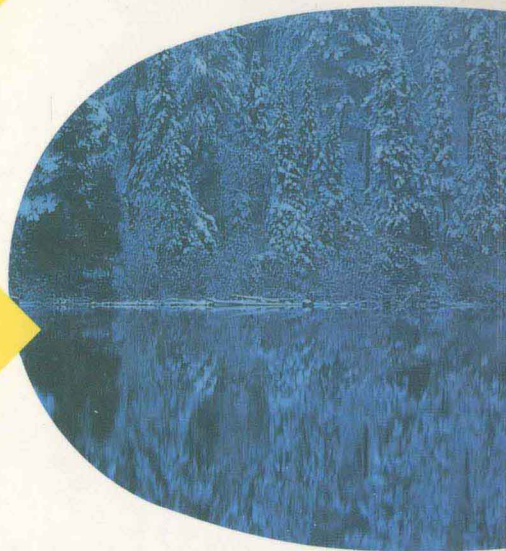


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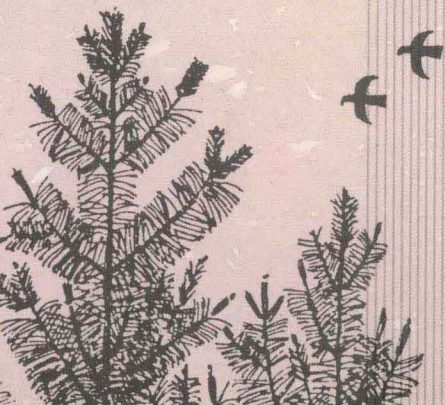
國

1

龍和文學之美系列



鄭皮耶
川端康成
著 譯



雪

國

川端康成著
鄭皮耶譯

雪 國

原 作 者 川端康成
譯 者 鄭皮耶
出 版 者 龍和出版有限公司
地 址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103 號
發 行 人 林禮祥
電 話 (02)248-7116・(02)248-0415
傳真號碼 (02)248-9622
郵 撥 0744142-3 林禮祥帳戶
排 版 正昇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 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7F
電 話 (02)382-2011・(02)383-2546
印 刷 弘盛印刷有限公司
裝 訂 堅成裝訂有限公司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654 號

1991 年 8 月 15 日 初版

定價 150 元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1.

過了縣境，出了長長的隧道，便是雪國。在夜色下，大地覆蓋了一片銀白。火車在信號所前煞住腳。

島村前面的小姐站起來打開玻璃窗，一陣刺骨的寒風立刻的迎面襲來。這位小姐從玻璃窗口向外探身，並向遠處叫著：「站長！站長」

一位鼻子上都裹著圍巾，頭戴護耳氈帽的先生，提著一盞燈踩著銀白色的白雪，緩緩地走了過來。

島村舉目往車外眺望，心裡想著。天氣真的是這麼冷嗎？而山脚下，疏疏落落地點綴著幾幢好像鐵路局宿舍的房屋，雪光反射來不及

照到那地方就被黑色所吞噬。

「站長，是我呀！」

「喔！是葉子，回家嗎？天氣忽又變冷了。」

「我弟弟到這裏工作，以後要拜托您多加照料了。」

「啊！這裏以後會變的更加冷清，可憐他年紀輕輕的。」

「他還是小孩，要麻煩您多加指導。」

「我會的。其實他表現的不錯，這裡會開始忙碌了。大雪過後，會常發生崩雪，火車受阻了。林子裡的人要爲乘客的食物，忙得很。」

「我看站長穿著的好像很厚，但是弟弟在信上說，他連背心都還沒有派上用場呀！」

「我穿了四件呀！但那些小伙子一冷便只管喝酒，現在都傷風

了，在那邊躺著呢！」

站長提起手中的燈，朝宿舍方向指著。

「我弟弟也喝酒嗎？」

「喔！他沒有喝。」

「站長要回家了？」

「是！我有點傷，要每天門診。」

「啊！真不幸。」

「那麼！妳要多保重！」穿著和服披著外套的站長，似乎急著結束刺骨寒風中的對話，轉過身說著。

「站長，我弟弟還沒出來嗎？」葉子用眼睛巡迴了一遍雪地，接著說：「站長，千萬拜託請多加照顧我弟弟。」她的聲音清楚近似悲愴，嘹亮得如同要由雪地引發回響般，當火車開動了，但她依然不肯

縮回上半身，火車趕上了沿鐵軌走著的站長時，她大聲喊著：「站長，請您告訴我弟弟，要他一放假就馬上回家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站長大聲回答葉子。

葉子關上窗戶，並將雙手捂在凍紅的雙頰上。

懸境的山間中備有三輛除雪車，以待雪季來臨時可以除雪。長長的隧道的南北兩出口，也分設靠電力控制的崩雪警報。一旦發生崩雪，已有準備的五千名除雪工人，及兩千名消防隊員及青年團員都可以立即動員除雪。

從葉子剛才的談話中，島村獲知她弟弟從今年的冬天起，會在這即將被大雪覆蓋的鐵路信號站內工作，島村因此也對葉子產生了興趣。

島村稱葉子爲「小姐」，因爲她看起來就是小姐的年輕樣，至於

葉子旁邊同行的男人和她是什麼關係，島村當然無法知道。但是看他們的舉止好像是一對夫妻，看那男的顯然身上有病。

對待病人，雖然是男女之間但也不會太過拘謹，但愈是照顧的周到給人感覺愈像是夫妻，何況照顧一位比自己年長的男人，葉子充滿媽媽似的動作，給人很容易遐想他們是一對夫妻，雖然隔一段距離觀察他們。但島村却是把她和那男人分開來看，以她一個人的容貌上給人的感覺，她是一位「小姐」。這或許是島村長時間以好奇的眼光看那葉子，加上自己的傷感判斷的結果吧！

大概有三個小時，島村爲了排遣這段無聊的時光，他不斷以左手的手指點點這裏，碰一碰那裏，好像很忙的樣子，島村忽然莫名其妙的想到，這隻手指頭讓他清楚地記住即將前去面晤的女人容貌。

在此影像之前，他愈是急著回憶她，影像愈是模糊的難以捉摸，

使他慨嘆記憶是如此不可信賴的東西。但是，這隻手指卻蘊著那女人的觸感，如同將他引至遠處那女人的身邊，他一再的將指頭湊到鼻孔前嗅著這份感覺。

一回，他無意間在顯得霧濛濛的玻璃上畫上一條線，那裡面立刻浮現了一隻女人的眼睛。他驚訝得險些大聲叫出。但事實上怪他心不在焉，因為仔細的一看原來映在玻璃上的眼睛，是坐在對面的女人。車外夜幕低垂，車內燈火通明，玻璃窗自然也變成鏡子，由於暖氣使玻璃蒙上一層水氣，不加揩拭是不能映現影像。雖然只是映出一隻眼睛，但反而使那小姐的眼睛顯的更加動人。

島村將臉貼近了窗子，做出貪看黃昏景色的旅愁模樣，並用手掌擦拭玻璃。

小姐微傾著上身，專心的看著躺在面前的男人。其端正的模樣，

是嚴肅了些，但目不轉睛的眼神却充分流露了她的真摯。男人把頭擱在窗下，蹣曲的雙腳伸到小姐的身旁。這裡是三等的車廂，所以他們並不坐在島村的旁邊，是隔一排的正面，在玻璃鏡中只能看到橫臥著男人的耳朵。

但那小姐的位置正好在島村的斜對角，他可以直接看到她，在他們搭上這班火車時，小姐那淒涼而眩目的美貌，已使島村驚惶得低下視線，在視線下俯的那時候，看到男人毫無血色的手緊握小姐的玉手，使島村越是惶惶然的將視線朝向另外一方。

在玻璃鏡中的男人一直注視小姐的前胸，神情頗為寧靜，他那衰弱的身軀中卻漾溢著一種甘美的諧和。男人將圍巾當做枕頭墊在腦袋後，把一部份繞到鼻子下方，將嘴巴密密的蓋著，甚至於往上裹住雙頰，形成護頰。

有時這道護頰會自動滑落遮住鼻子，但那男人未用眼示意前，小姐已體貼爲他整理好。他們無心地重複這動作，但卻使旁觀的島村莫名其妙地焦躁起來。

裹住男人脚上外套下擺也會經常掉下來，小姐每次很快的發覺，而將它重新紮好。當他們做這些小動作時，顯得是那樣的自然。他們之間似乎拋開男女間的距離，共赴這遙遠的旅程。

大概是因爲透過玻璃鎖窺視的緣故，島村感覺好像在夢境中看戲，感受不到任何悲愁。

黃昏的景色也在鏡中流逝。

被映入玻璃鏡中的影像和玻璃鏡，就好像電影的影像重疊畫面移動著。上場的人物和背景沒有任何關係，透明虛空的人物和暮色朦朧的背景在流動著，協調地勾出一個超塵世的象徵世界。尤其當小姐臉

上映出山野間的燈火時，島村所感受到的美，叫他心顫。

淡淡的晚霞仍殘留在遠山的上空中，從玻璃窗望去，遠處景物的輪廓依然清晰可辨。只是色調變化，使得連綿平凡的山野，顯得更平凡。

然而因爲平凡，因此反倒成爲一股茫然感情交流。

當然，小姐的臉浮現在其中也是原因之一。浮現出的人像部份是透不出窗景的，但小姐臉部輪廓之外的黃昏景色卻不斷的流動著，連帶小姐的臉孔也變得透明了。

那是真的透明嗎？

由於景色不停在臉後流過，給人的錯覺以爲夕暮的景色是從她臉上經過，而逮不到機會仔細的看明白。

其實車廂內的燈光不是很亮，玻璃窗的景物也不像鏡子般那麼清

楚，只是沒有反射而已，島村在窺視之餘，自然也忘記鏡子的存在，只覺得小姐突顯在暮色的洪流之中。每當此時，她的臉中會浮現出燈光，這燈光掩蓋不了鏡中的影像，鏡中的影像也無法奪走燈光。

燈光從鏡中臉上劃過，卻無法照亮她。

那是種冷清幽幽的光，在她小小瞳孔的周圍，模糊地閃爍著，當瞳孔與燈光重疊的一刹那，她的眼睛恰似一隻在昏暗的波濤間跳動的螢火蟲。

對於別人的窺視，葉子毫無所覺，她專心的照顧那男人。即使她偶而轉頭望向島村那邊，也不留意自己映照在玻璃窗鏡上的姿影，當然更不可能留意正在眺望車外的島村。

長時間窺視葉子的島村，好像正被玻璃鏡中的非現實暮色的力量所鎮懾，忘了窺視是極為失禮的動作。

因此當葉子呼喊站長時所表現出一種略嫌過分真摯的神情時，才會激起島村要探視故事般的興緻。

當火車駛經信號站時，玻璃窗上已是一片漆黑。流逝的景物一旦消失了，玻璃鏡子的魅力也立刻如春夢般的消散無踪。

葉子美麗的臉龐依然印在上面，而島村不經意從她身上發現一種與她的溫柔舉動相違背的清冷。玻璃鏡子雖然比先前更模糊，島村也無意去擦拭。在半小時之後，葉子出乎意料之外地與島村在同一站下車。

島村此時下意識以爲又會將發生什麼與自己有關連的事情，回頭看了一下，眼睛觸及月台上的寒冷空氣時，他立即想起自己在車廂內無禮的舉動，他趕緊回過頭來，朝著火車頭邁步的向前走。

那男人一手搭在葉子的肩膀上，走下了月台穿過鐵軌，但被這邊

的站務人員揮手制止。一列貨車從黑色中如長龍般的出現，將兩人的身影給遮蔽了。

旅館派到車站迎接旅客的伙計，全身穿著嚴密的雪服，耳朵也包住，腳上穿著一雙橡膠製的長統馬靴，忽看之下還以為他是要趕赴火場的消防隊員。

一位從候車室窗口眺望鐵路另一端的女人，她怕寒地躲在藏青色的斗篷內，並蒙上頭巾。

由於火車廂內的暖氣餘溫還留在身上，島村並未感到非常寒冷，但他畢竟是第一次到雪國，他還是被當地人的這種裝束嚇著了！

「真的是冷的非這般裝束不可嗎？」

「是啊，大家都在準備過冬，尤其是在下雪之後放晴的前一夜，特別冷，像今晚，溫度一定在冰點以下。」

「冰點以下就是這樣子！」島村一面隨著旅館的伙計上汽車，一邊瀏覽屋簷上垂掛的可愛冰柱。

積雪也使原本低矮的房舍更顯的低矮。這裡全村就好像沈浸在雪海的淵底中，悄然無聲地。

「真的沒錯，摸到每一件東西都出奇的冷。」島村說。

「去年最低溫，氣溫甚至於降到零下二十幾度呢！」

「雪呢？有多厚？」

「通常有七、八尺，但如果下得很大時，也會厚達一丈二、三尺呢！」

「看這樣子，寒冬就到了。」

「對呀！就到了。你現在看到的雪景是前一陣子下的，那時有一尺多高，現在融化的只剩下這些。」

「有融化的時候吧！」

「是的，但是難保什麼時候又會突然下起大雪？」

現在是十二月初，島村因為感冒而阻塞不通的鼻子，突然間好像通了，使島村的鼻水直淌，彷彿要將鼻孔內的一些穢物完全清除乾淨。

「師傅家的小姐還在吧？」

「在呀！剛剛她也在車站啊！那一位披著藏青色斗篷的小姐，你沒看見嗎？」

「喔！那個人就是她啊！等一下，能找到她嗎？」

「今晚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她去接師傅的兒子，聽說要搭剛才那一班末班車回來呢！」